

四部叢刊初編集部

于湖居士文集

四十卷 附錄一卷

上海涵芬樓借慈谿
李氏藏宋刊本景印
元書板高營造尺六
寸七分寬五十二分

張于湖先生集序

文章有以天才勝有以人力勝出於人者可勉也出於天者不可強也今觀賈誼司馬遷李太白韓文公蘇東坡此數人皆以天才勝如神龍之夭矯天馬之奔軼得躡其蹤而追其駕惟其才力難局於小用是以亦時有踈略簡易之處然善觀其文者舉其大而遺其細可也若乃柳子厚專下刻深工夫黃山谷陳後山專寓深遠趣味以至唐末諸詩人雕肝琢肺求工於一言

一字間在於人力固可以無恨而槩之前
數公縱橫馳騁之才則又有間矣故曰人
可勉也天不可強也于湖先生天人也其
文章如大海之起濤瀾泰山之騰雲氣倏
散倏聚倏明倏暗雖千變萬化未易詰其
端而尋其所窮然從其大者目之是亦以
天才勝者也故觀先生之文者亦但當取
其轆轤幹旋之大用而不在於苛責於纖
末瑣碎之微先生氣吞百代而中猶未慊
益尚有凌轢坡仙之意其帥長沙也一日

有送至水車詩石本掛在書室特携堯仁就觀因問曰此詩可及何人不得佞我堯仁時窘於急卒不容有不盡因直告曰此活脫是東坡詩力亦真與相輒但蘇家父子更有畫佛入滅次韻水官贈眼醫韓幹畫馬等數篇此詩相去却尚有一二分之劣爾先生大然堯仁之言是時先生詩文與東坡相先後者已十之六七而樂府之作雖但得於一時燕笑啖唾之頃而先生之胸次筆力皆在焉今人皆以爲勝東坡

但先生當時意尚未能自肯因又問堯仁
曰使某更讀書十年何如堯仁對曰他人
雖更讀百世書尚未必夢見東坡但以先
生來勢如此之可畏度亦不消十年吞此
老有餘矣次年公自江陵得祠東下方欲
踐此言未幾則已聞爲馭風騎氣之舉矣
嗚呼天不竟英雄之志尚留苔墨兩城與
太原餘蘖至今江流尚覺有不平其以此
歟天下刊先生文集者有數處豫章爲四
通五達之衝先是先生之子同之將漕於

此蓋其責也時侍郎莆陽蔡公屢勸之而
竟不果信知斯文通塞亦自有時今閣學
尚書公自其開府以來即曉夕在念而尚
乃遲遲至於今者豈不以先公後私於事
自有次第而不知此事亦公也蓋四方學
者渴見斯文以增壯筆端方皆以先覩爲
快使公肯爲是舉正是加惠學者之意豈
必獨認以爲激乎鵠原之情而足以有歉
哉自渡江以來將近百年唯先生文章翰
墨爲當代獨步而此猶先生之餘事也蓋

先生之雄畧遠志其欲掃開河洛之氛祲
盪洙泗之羶腥者未嘗一日而忘胸中使
其得在經綸之地驅馳之役則周公瑾謝
幼度之風流其尚可挹於千百載之上也
而門下之鯁生何足容議論之喙哉嘉泰
改元之中秋門下士昭武謝堯仁序

張于湖先生集序

于湖先生長孝伯五歲垂髫奉書追隨未嘗一日相捨別去餘十年先生再冠賢書會于臨安時紹興癸酉也明年魁多士又明年入館寢登清華孝伯亦入太學爲諸生無時不在左右每見於詩於文於四六未嘗屬橐和鉛舒紙一筆寫就心手相得勢若風雨孝伯從旁抄寫輒笑謂曰錄此何爲問從手掣去良繇天才超絕得之游戲意若不欲專以文字爲事業者一日謂

孝伯曰汝作一月工夫我只消一日明日
便有用處夫所謂用者豈章句而已哉惜
乎天奪之速不容究其才於用大僅能遺
愛於六州恭聞孝宗皇帝玉音嘗興用才
不盡之歎使其適乘機會必有以上契聖
心則其成就蓋不止此嗚呼大夫士有志
當世孰不以功名自許至如先生真有過
人者歟別後詩文多得之耳授然不能無
舛也揭南昌解后王大成集大成從先生
父先生深愛之者盡以家藏與諸家所刊

屬其讐校雖不敢謂全書然視他本則有
間矣繼有所得當爲後集云嘉泰元年十
月旦弟華文閣直學士朝請大夫知隆興
府充江南西路安撫使孝伯謹書

于湖居士文集目錄

第一卷

賦

金沙堆

辭

攻蚊

祭金沙堆廟

頌

壽芝頌并序

樂章



降神四首

升降壇

青帝位奠幣

太昊位奠幣

第二卷

古詩

次何子應不欺室韻

讀中興碑

登瀛圖

蔡濟忠摹米帖

王唐卿靈壁石

南陵大雨鄱陽無雨呈王龜齡

范達甫許送端硯

劉倅示崇寧上舍題名

黃升卿送棕鞋

張欽州

沈商卿硯

大雨呈同行諸公

吳城阻風

金沙堆

子淵集目錄
欲雪

鑑湖納涼

次沈教授子壽賦雪韻

三首

王龜齡閔雨再賦一首

喜晴呈葉夢錫

七夕

謝劉恭父玉潭月色真石室之賜

從張欽夫覓紙

幽興

第三卷